

莫言殇

MOYANSHANG
WORKS

作品

HUANPEI

白金纪念版



白发妃



宗政无忧：

「倘若你肯回头，我必以真心相待，宁负天下，也绝不负你！」

漫天：

「你以为，我还会信你？我已蠢过一次，再不想犯同样的错误！」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CO., LTD.

莫言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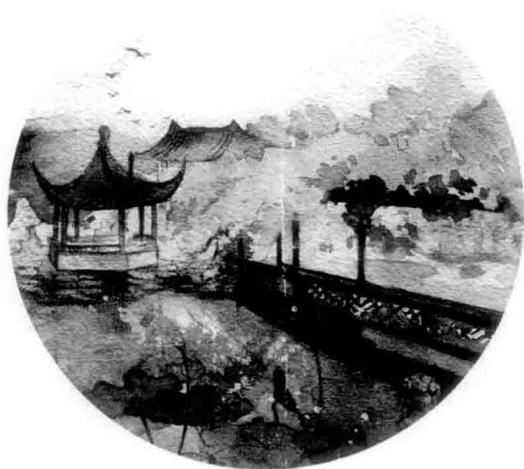
MOYANSHANG
WORKS
作家
作品
BAIFA
HUANGFEI

白发星妃 [下]



卷三

宠冠繁华妃子远





第一章 南朝皇妃

江南的冬天虽不比北方冰冻三尺的寒冷，却有一种潮湿的阴冷感。

皇宫，议政殿，庄严肃穆，鸦雀无声。

身穿黑色龙袍气势威严的男子此刻正坐在漆黑的伏龙御案前，手里拿着一本奏章，面沉如水，一言不发。

底下跪着十几名大臣皆屏息凝神，额头渗出细密的冷汗，冷风微微吹入，他们不禁打了个寒战。

“皇上……”一名官员壮着胆子开口，但那声“皇上”还未落音，一声不吭的年轻皇帝突然将手中奏章拍在御案上，声音不大，却惊得众人身子一颤，额上的冷汗“吧嗒”一声掉在地上。刚想说话那人立刻噤声，惊惶地低下头去。

宗政无忧面无表情道：“听说北边的仗就要打完了，我朝和玉上国的战事也即将结束。罗将军这一年为我朝扩疆千里，增兵二十万，下月班师回朝。各位爱卿有这等闲心在此操心朕的家事，不如回去想想，这一次，朕该如何奖赏罗将军。”

他声音低沉，语气不怒自威。

一众大臣再不敢言声，心知今日奏章又白上了，不禁摇头暗暗叹气。

“皇上，”终于有人战胜内心的惶恐，视死如归道，“臣等并非有意干涉皇上家事，只是皇嗣关系到我朝根基稳固……皇上自登基以来，专宠皇妃一人，但皇妃至今未能孕育龙嗣，致使坊间流言四起，臣等实在忧心！恳请皇上为江山社稷着想，广纳妃嫔，充实后宫，以尽快绵延子嗣，安百官之心，也安万民之心啊，皇上！请皇上三思！”

“请皇上三思。”那名官员舍生取义视死如归的精神令其余官员为之心神一震，大受鼓舞，也跟着附和请求。

宗政无忧脸色一沉，冷淡的目光在他们脸上一一扫过，众人垂头。他又瞥了一眼桌上的奏章，凤眸眯了一下，这时，门外忽然传来奴才们的叩拜之声，“拜见皇妃娘娘！”

殿内大臣闻言面色一变，原本就惶恐不安的心，此刻更是七上八下。

殿门被打开，身穿暗红色金丝凤袍的女子缓缓走了进来。女子面容清丽，一头如雪般泛着圣洁光泽的白发随意地披在脑后，衬得身上的金丝凤袍耀目尊贵，配以女子清冽沉静的气质，令她整个人看起来高贵而又出尘脱俗。

女子进殿之后，也不行礼，径直朝皇帝走了过去。

年轻的皇帝看了一眼她眉宇间拢着的清寒之气，微微皱眉道：“这大冷的天，你不在宫里待着，跑出来做什么？”

女子回身从宫婢手中接过一件绣有金龙的黑色外袍，对皇帝笑道：“外面下雪了，我给你送件衣裳来。”

没有暖炉，这议政殿里真是冷得可以。女子将厚实的外袍披到皇帝身上，皇帝眉头舒展，脸色一下子和缓了不少，朝女子伸手道：“外面冷，以后送衣服这种事，让下人做就好。过来。”

女子将手递过去，被皇帝拉着在御案前同坐，这才看了看底下跪着的大臣们，微笑道：“众位大人也在呢，本宫来得不是时候吧？可有打扰皇上和各位大人议事？”

女子淡淡的目光仔细看过去，那些大臣们被她看得脸色极不自然，其中一人低头道：“娘娘言重了，臣等要向皇上禀报的事情都已经禀报完了，如果皇上没有其他旨意，臣等就不打扰皇上和娘娘了，臣等先行告退。”

皇帝摆手，众臣退出议政殿。

女子转头，望着皇帝依旧有些阴沉的脸色，不禁轻声笑问：“他们又做什么惹你生气了？”她一边问着一边将手伸到奏折前，却被皇帝一手按住。她略略蹙眉，就见面前的男子目光微微一凝，她的手便被握在了男子的手心里。只见男子皱眉道：“没什么。你的手总这么凉，下回出门多穿点儿衣裳。”

女子笑道：“我已经穿得够多了，再穿该成球了。无忧……”她欲言又止，看了眼被他扫到一旁的奏章，心里突然有一丝不安。而这女子不是旁人，正是南朝皇帝宗政无忧后宫里唯一的妃子——漫夭。

一年前，她抛却一切随宗政无忧来到江南，原以为陪不了他几天，却没想到，她那要命的头痛症竟仿佛突然消失了一样，这一年不吃药也没再犯过。她很疑惑，也会不安，但无论如何，能活着陪在他身边，总是好的。这一年，因为临天国南北朝分裂，周围各国蠢蠢欲动，欲借此机会分一杯羹。北边战事不断，连原先已投降的北夷国也集结了二十余万人马想夺回政权，北皇宗政无筹亲往平叛，无暇顾及江南。南朝趁机招兵买马，发展壮大，而宗政无忧自登基以来，脾性虽未更改，但却变得比从前更睿智深沉。他对臣民恩威并施，赏罚分明，所做决策无一错漏，仅用一年时间，便将南边境外蠢蠢欲动的小国收拾得服服帖帖。如今的南朝，不仅军事实力，就连疆土也与北朝相当。她知道，最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，也许后面还会有许多荆棘坎坷在等着他们，但都不会比一年前的那段日子更灰暗。从受辱、监禁、逃离京城到江南登基，这中间的曲折，外人无法想象。

“怎么了？”宗政无忧问。

漫夭摇头，笑了笑，“没事。听说最近茶馆很热闹，我想出宫走走，你要不要一起去？”

宗政无忧迟疑片刻，才点头。两人都换了衣裳，漫天叫人拿来一顶纱帽，将白发绾起，藏在纱帽之中，这才离开皇宫。

江南的街道很干净，道路两旁古朴的建筑物赏心悦目，伸展过飞檐的光秃树枝在飞扬的雪花中别有一番景致。

他们没坐马车，慢慢走着来到街南。街南有间茶馆，依水而建，古朴生香，茶馆里面极为热闹，有个说书的吐沫横飞，说得正起劲。两人不约而同选了这家茶馆，还没进去，身后就有人叫道：“七哥等等我！”

漫天不用回头也知道是九皇子，如今他已被封为姜王。

九皇子抱怨道：“你们出来玩怎么也不叫上我啊？”

宗政无忧瞥他一眼，淡淡道：“你很闲吗？”那表情似乎只要他敢说闲，立刻就有一堆公务等着他处理。

九皇子吓得连忙摆手道：“不闲不闲，我一点都不闲，府中公务堆积如山……”

“那你还不回府？”宗政无忧冷眼睨他。

九皇子愣住，顿时委屈道：“我才刚出来啊……璃月，哦不，七嫂！”他连忙向漫天使眼色求救。其实一年前的那件事情发生之后，九皇子是恨她的，不过看到她的满头白发，又对她恨不起来，毕竟知道错不在她。

漫天笑道：“既然已经来了，就一起进去吧。”她碰了碰宗政无忧的胳膊，宗政无忧没说话，算是默许了，九皇子立刻喜笑颜开。漫天挑了个不引人注目的角落坐下，要了一壶茶，再加几个点心。

江南的民风还算淳朴，人们除了劳作之外，喜听评书作为消遣，而此时说书人讲到的是一个精通天文地理的奇人——任道天，还没讲完，底下就有人叫道：“这个已经听了很多遍了，讲下一个，下一个……白发红颜的故事，上一回你说到那绝世美人突然白了头发，后来怎么样了？”

说书人道：“后来……江山因她四分五裂，天下大乱……”

有人惊道：“啊？那她岂不是红颜祸水？”

另一人道：“哎，我朝皇妃不就是白头发？你说的……该不会是我们皇妃娘娘吧？”

漫天闻言一怔，刚拿起茶壶的手微微一抖，茶水便溅在了身上。

又听人道：“你别胡说八道！他说的白发红颜可是个祸国妖孽！”

有人接道：“你怎么知道皇妃不是？一个满头白发还能得到皇帝专宠的女人，不是妖孽是什么？你见过有人这么年轻就白了头发的吗？我听说很多年前，有一个国家的皇后就是白头发，没过几年，那国家就灭亡了！咱们皇上如果一直这么专宠白发皇妃，说不定咱南朝迟早也会完蛋……”

九皇子听到这里，双眉一横，噌地站起来，就要发作，却听宗政无忧沉声道：“别鲁莽！你立刻回去，让无相子查清此事！”

九皇子一愣，很快便明白他的意思，应了声就走。漫天扫了那评书人一眼，只见那人目光闪烁，底下议论她的那些人则眉带煞气，目含精光，令她不由自主地想起一年前的无名

巷里议论她是红颜祸水的那些人，不禁心神一凛，还没仔细想，就被宗政无忧拉着离开了茶馆。

好不容易出来一趟，又这样匆匆回了宫。

雪还在下，将回宫的路铺满了一层湿意。漫天和宗政无忧并肩走在深深的宫巷里，谁也没有先开口说话。路过的宫女、太监见到他们远远地便跪下，低着头，等看不见他们的身影才敢起身。

冬日的风吹拂着她的面纱，偶尔掀开一条缝隙，她转过头，看见宗政无忧脸色阴沉得吓人。她蹙眉，叹息着去牵他的手，宗政无忧忽然顿住脚步，回头对她说：“阿漫，我们……生个孩子吧。”

漫天愣住，身子蓦然僵硬。

宗政无忧目光一暗，那一次的惨痛经历终究在她心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阴影，不管他如何温柔，她对房事依旧心生抗拒。这一年来，他们从不曾真正同房，又怎会有子嗣？他握了握她的手，叹息道：“我随口说说。你先回漫香殿，我去议政殿批阅奏章。”说完放开她，独自朝议政殿方向去了。

漫天望着纷扬的大雪中他孤独的背影，心中一疼，忽然叫住他：“无忧，我……我陪你吧。”

陪他批阅奏章是这一年里常有的事，但这一次，宗政无忧却皱眉拒绝道：“不用。天冷，你回漫香殿歇着吧。我看完奏章，过去找你。”

那一晚，三更过了，宗政无忧也没来。这是来到江南后，她第一次一个人睡，竟然孤枕难眠，索性起身看雪，但窗外的雪已经停了。她愣愣地站在窗前，没有他在身边，这偌大的后宫冷清得叫人害怕，可她更害怕的是，有一天这后宫不再冷清。

脑子里不由自主地浮现出一年前那惨烈的一幕，窒息的痛和刻骨铭心的耻辱，令她身子控制不住地颤抖起来。

她慌忙关上窗子，将自己窝进檀香木制成的躺椅上，偎着被子靠着墙，拿起一旁的书，强迫自己不去想那些事，却无济于事。

宗政无忧来时已过四更，漫天已然窝在躺椅上睡着了，眉心紧锁，面色有些苍白。她身旁的桌面上，关于行军布阵、战争谋略、帝王统治之道的书堆了满满一桌。宗政无忧看了一眼，浓眉微皱，轻轻拿过还被她握在手中的书，然后心疼地抚了下她紧锁的眉心，将她抱到床上，动作十分温柔，但漫天还是醒了。

她一睁眼看到眼前的男子，不等他松手，就一把抱住了他，竟然有几分急切和害怕。

“无忧……”她的身子微微颤抖。宗政无忧愣了愣，很少见到她流露出这样脆弱的表情，不禁心中一紧，忙用手轻抚着她单薄的脊背，问道：“怎么了？”声音不自觉温柔如水。

她将脸使劲地埋在他的胸前，没有答话，身子却渐渐安稳了。宗政无忧在床边坐下，抚着她的脸，柔声又问：“发生了何事？”

漫天垂眸，定定地望着垂在胸前的白发，温和的灯光下这如雪的白色仍然刺眼。她忽然

有几分忧伤道：“刚刚做了一个梦，梦见这后宫里突然多了很多美丽的女子，她们年轻，朝气蓬勃，有着一头乌黑的秀发……而我……在她们面前，显得那么老……”

“胡说！”宗政无忧低声斥道，竟沉下脸来。

漫天抬头望着他，一双怒气氤氲的眸子中带着晦暗不明的复杂情绪，令他俊美无匹的面庞更显得深邃而完美。她忍不住伸手去摸他的脸，他目光动了一动，却听她幽声道：“无忧，再给我一点儿时间。对不起，是我太自私了，这几日……我明知你为何事而苦恼，我却装作不知，我知道子嗣对于一个皇帝一个国家来说有多重要，但是我……”她难过得低下头去，“你这样突然提出来，我真的没准备……”其实她是不知，她这副残躯，即便克服了心理障碍，能否为他生孩子，也还是未知！一年前，她伤得那么重，流了那么多血……

“阿漫，”宗政无忧眼中的怒气在她无措的表情中全然散去，叹息一声，抓住她的手，皱眉道，“别胡思乱想。”

事实证明，她并非胡思乱想。第二天已成为禁军首领的萧煞面色沉重地来找她的时候，那欲言又止的神情，她只看一眼就明白了七分。

“有什么话就直说吧。那些大臣们又参奏我什么了？”漫天淡淡地问。

萧煞沉声道：“他们说后宫一人专宠是国之太忌，说主子罔顾后妃礼仪，随意出入议政殿，企图干政，扰乱朝纲……还有人说主子是北朝的细作，说您的白发……”萧煞顿住，一向沉稳的面容有着明显的怒气。后面的话他没有再说下去，漫天却已经知道。无非就是在茶馆里听到的那样，说她是祸国妖孽！连奸细都能拿出来说事，所谓“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”

漫天冷笑道：“那他们想怎样？”

萧煞道：“礼部拟了名单，劝皇上选妃以充实后宫。参选女子一共一百二十人，名单已经呈给了皇上。”

漫天面色一变，眼神陡然变得犀利，问道：“那名单里……可有皇后人选？”

萧煞道：“有，桑丞相独女桑鸯。”

桑丞相？那个个子不算高、双眼精光内敛的男人！他在江南的势力盘根错节，当初宗政无忧之所以会封他做丞相，也是为了借助他的势力先稳住一些人。看来，这个人已经不满足于仅仅当一个丞相！

“皇上怎么说？”

“皇上……没有表态，只是按下此事不提……”

漫天的心猛地一沉，缓缓在窗边坐下。以无忧的个性，会压下此事，说明桑丞相的势力大到连他都要顾忌，他已经不再是以前那个行事无忌的离王，如今的他是一朝皇帝，学会了顾全大局。这一次的事情，他会如何处理，她心里一点儿底都没有。平常政事，她还可以提建议，说说心中想法，偏偏这事她不能插手。

萧煞走后，她一个人坐在窗前发呆，手中的书一个字也看不进去。

午膳时，漫天没胃口，宫人们送来的膳食被原封不动地撤走。她起身将桌上看过的书都放回书架上，目光扫过上层曾经用来放传国玉玺的匣子，抬手将匣子往里边挪了挪，匣子下

方露出一角白色，她一顿便将那白色的纸抽了出来。

拿在手里，她微微一愣，这似乎是秋猎前傅筹给她的东西，说是秋猎后才能看。那白纸叠得整整齐齐，摸着厚度似乎不止一张。而最外面的一张看起来像是用来包住里面的东西，她轻轻展开一角，发现里面的纸张不似外面的平整，像是被人狠狠揉搓过。她皱眉，指尖停留在那上方，轻轻划过，然后打开。

“休书”二字赫然映入眼帘，她微微一怔，看到包裹着休书的那张纸上，还有两行字。

“容乐，如果我输了，你把这个拿出来，没人会再为难你。这是我如今唯一能为你做的！”

漫天呆住，拿着休书的手僵在那里。门外忽然传来急匆匆的脚步声，漫天顿时回神，一转身，宗政无忧已经到了她面前。他一下就看出了她手中之物，原本担忧的眼神立刻沉了下去。漫天忙将休书连同外面写了字的那张纸揉了揉扔进一个角落，对他微笑道：“刚整理东西时不小心翻出来的。你怎么这时候过来了？”

宗政无忧没说话，牵了她的手坐下，方道：“听说你没用午膳，身子不舒服吗？”

漫天愣道：“你急急忙忙地赶来，就为了这个？”心里一阵感动，她推他，“我没事，只是没胃口。你快去忙吧，不用管我。”她突然害怕，这一年里，已经习惯了有他的日子，习惯了他对她的关心，若是将来没有他在身边，她该怎么办？

宗政无忧被她推着起身，脸色有些不好看，但还没走到门口，她又叫他：“无忧！”

宗政无忧微微皱着眉回头，她按下心底的一切苦涩，努力扬起笑容，道：“不管你怎样决定，我都不会怪你！”

宗政无忧一怔，又走回来，在漫天身边坐下，定定地看着她。她连忙垂下眸子，躲开他犀利的目光。

宗政无忧沉声道：“你都知道了？”漫天没做声。

宗政无忧托起她下巴，迫使她与他对视，他目光深邃，眼底柔情无限，她看一眼便不舍得再移开眼。

宗政无忧道：“对我没信心吗？”

“不是……”她摇头，曾经以为自己和一般女子不同，现在才觉得，在爱情面前，女人都是一样的。以前可以因为他感情的不纯粹而决绝地选择离开，可如今，在经历了那些磨难才好不容易重新走到一起后，她再也没有勇气轻易和他说别离，因为太了解他的心。只是，人活在这世上，有太多责任和身不由己！他为她放弃过太多东西，也为她受过常人无法想象的耻辱，她再也没有权利要求他做任何事情。

“阿漫！”他似乎看出了她的心思，皱眉打断她的思绪，用指尖轻轻抚摸着她清丽的脸庞，神色郑重道，“相信我！”

他的声音温柔而坚定，仿佛蕴涵了无穷的力量，让她的心莫名地安定下来。

“璃月，点心来了！”门外传来九皇子的叫声，宗政无忧皱眉，放开了她。九皇子一进屋见宗政无忧也在，连忙笑道：“七哥也在啊！你让我买的点心买来了，七嫂你尝尝。”立刻变换了称呼，他将大包小包的点心放到漫天面前，并打开包装。漫天一看，欣喜道：“是

五味斋的点心！”

她吃过一次，很好吃，想不到宗政无忧竟然记得。她轻轻地拈起一块，心里满满的都是幸福。

九皇子理所当然地留下。直到晚膳时分，漫天望着一桌并不算丰盛的饭菜，食欲大振。

这时，一名宫女进屋禀报道：“皇上、娘娘，萧姑娘回来了！”

萧可替漫天寻乌发奇药，出门有大半年了。漫天乍听她回来了，心中一喜，正要问她人呢，就听外面一阵急急的脚步声传了过来，紧接着，一个粉橙色的身影飞奔而至，一边跑一边叫道：“公主姐姐，我回来了！”

漫天忙迎上去，看到萧可眉眼间褪去了青涩和单纯，多了几分狡黠，想必是在外面也经历了不少事情。她像往常一样，习惯性地挽着漫天的手臂，笑得极甜。但一转眼见到九皇子，她瞪眼道：“咦？你怎么也在？”

初到江南时，因为九皇子对漫天不友好，萧可和他没少闹矛盾，还时不时偷偷给他下点儿药粉，害得九皇子有一段时间都不敢进宫。

九皇子一看到她，头皮发麻，反射性地跳到宗政无忧身后，瞪着眼睛，用手指着她，叫道：“你你你……你别过来啊！七嫂，你快管管她，千万别让这死丫头靠近我！”

漫天见他吓成那样，便拉住萧可，笑道：“可儿，你刚回来，先坐下歇会儿。”

宗政无忧望了眼跟着萧可进来的二煞，他们垂着头，红魔面具未曾遮住的半边脸满是愧色。宗政无忧皱眉，沉声问道：“东西未到手？”

二煞将头垂下，齐声道：“属下惭愧！”

萧可面上的笑容瞬间褪去，也低下头，满眼愧色，不敢抬头看漫天。

宗政无忧面色沉郁，浑身透着冷冽气息。九皇子不觉退后几步，对萧可道：“你这死丫头怎么搞的？不是说已经查到血乌在北夷国原都了吗？给你派了那么多的人，为什么还没拿到？”

萧可狠狠地扯了下自己的衣角，跺脚气恼道：“是查到了，可是……被人捷足先登了！”

九皇子奇道：“咦？是什么人竟然能赶在你们前头？”

萧可撇嘴道：“我也不知道。很奇怪，血乌对一般人没什么用处，普通人应该不会想要这东西的……”

宗政无忧目光一顿，忽然眯起凤眸，抿着薄唇，沉思起来。

漫天微愣，淡淡笑道：“没拿到就没拿到吧，反正我也已经习惯了。你们辛苦了，都去歇着吧！”

二煞领命退下。

九皇子见屋里气氛有些沉重，忙站出来咧嘴笑道：“七嫂，你别难过，白发多好看啊，看起来像仙女！你看你看，比萧可那死丫头的黑发好看多了。”他倒也不是说谎，确实觉得漫天白发的样子有一种说不出的味道，那种美，既凄凉又带了些妖冶，以圣洁的姿态展现在人们的眼前。

萧可连忙附和道：“是啊是啊，公主姐姐，你的白发也是很美的。”从见面就成了冤家的两人第一次有了奇异般的默契。说完，两个人互瞪一眼。

漫天淡淡地笑了笑，没说话，虽说是习惯了，但心里多少有些失落。听说这血乌需要用人 的鲜血来喂养才能起到乌发奇效，喂养之人，还会损伤元气，也不知是何人拿走了血乌，那血乌对他又有何用处？

比起南方空气的潮湿，北方的气候格外干燥。

临天国北朝大获全胜的铁甲雄狮在班师回朝的路上被大雪阻住，十数万士兵搭起的帐篷绵延数里。

帅帐之外，一身金色盔甲的男子背手伫立在雪山山头，他面容冷峻，神色苍然，望着不可触及的地方。冷风呼啸，刮在他染了沧桑的英俊脸庞上，刀割般的生疼，他却丝毫不觉。身上的盔甲在狂风中铮铮作响，身上肌肤的温度有如战场上的伏尸。

脚下，一望无际的雪色苍茫，冰冷的寒气无边蔓延，一直渗透到人的心底。而此人，便是北皇宗政无筹。无筹，无须筹谋，一切尽在手中。可他却事事筹谋，仍得不到最想要的东西。

“启禀陛下，末将已经遵照陛下的旨意，将两边的积雪各打开一个出口，仅容一人通行。”一名将士单腿跪地拱手禀报。

宗政无筹收回目光，面容镇定，淡淡道：“召各位将军回营议事。”

帅帐之中，众位将军分立两旁，面色肃穆，宗政无筹扫一眼众人，沉声道：“边关小国趁我朝大军在外，夺我城池，杀我子民，着实可恨！林将军，朕命你带领两万人马今夜走左侧雪道，秘密前往西面边境。杨将军带两万人马走右侧雪道，去东面边境。我大军被大雪阻住，他们必定疏于防范，你们白日潜伏在山上，夜里行军，十日内务必赶到目的地，夜袭，将敌军一举歼灭。”

林、杨两位将军立刻跪地道：“末将领旨！”

宗政无筹道：“下去准备吧。”

“遵旨。”他们退出营帐，一名将军出列，道，“陛下，南朝独立已一年有余，我们是否趁大军气势正盛，挥师南下，直捣江都，不给他们休养生息的机会？”

另一名将军出列，反对道：“末将以为不可，经过一年的休整，南朝势力已经稳固，我军将士征战数月，已经疲惫不堪，而南朝兵马以逸待劳，此时交战，乃下下策。”

宗政无筹默不做声，只是淡淡地扫了一眼其他人。一名谋士出列，道：“末将也以为不可。听闻尘风国新孕育出一批良驹，有意在开春后寻找合盟之国。我军本就战马不足，此次出征又损伤无数，不如先回京休整，待开春后，与尘风国合作，购得战马，再行南下不迟。况且陛下出京已久，朝中事物恐早已堆积如山，等待陛下处理。”

宗政无筹目光微转，战马？尘风国！到时候去的人，不止他一个！

“今日先议到这里，都退下吧。”

众人退下，他一人独留大帐。走到帐前桌案，望着案上被一块漆黑色的布遮盖住的东西，目光渐渐荡开，眼前浮现出那刺眼的雪色。眼底蓦然一痛，他早已麻木的心仍然像是被

刀割一般地疼。

他伸手掀开黑布，黑布下是一盆小小的似是花草般的东西。透明的根茎，乌黑色的叶子像是喇叭合上的形状，只有很小的一片。

天将黑的时候，那叶片缓缓张开，就如同盛开的喇叭花，幽黑的叶片中央，三根纤细的如同银针般的花柱，似是在渴望鲜血的滋润。

他轻轻抬手，毫不犹豫地将食指伸了过去，那花柱像是突然有了生命，根根直刺进他指尖，在他的手上迅速伸展开放，青白的肌肤下血红色迅速扩张，极为霸道。

他面色渐渐发白，心口如虫蚁在啃噬，胸口急剧起伏，却连眉头都不肯皱一下。双眼紧紧盯着那花草透明的根茎慢慢变成妖冶的血红，乌黑色的叶片也透出暗红的光泽。那在他肌肤下盛开的花柱逐渐枯萎缩回到叶片之中，他收回手，那叶片再次合上。

他望着那小小的花草，黯淡的眸色中漾出一抹奇异的温柔，低头看自己的手，毫无血色的惨白。

五日后，冰雪消融，大军拔营。

十二日后，东西两面边境传来大捷的消息。

宗政无筹带领大军还朝，北朝上下一片欢腾景象。而此时的南朝关于皇妃娘娘是祸国妖孽的流言愈演愈烈。



第二章 一夜十年

漫香殿的清风阁，在一片如海的梅林之中，林中梅香四溢，花开如雪。

漫天伏在窗前桌案上，一手按住一张宽大的白纸，一手执笔画着什么。她黛眉微蹙，表情极为认真，头垂着，纤细的颈项弯出优美的弧度。长发从耳边滑落，散在同样雪白的宣纸上。周围堆满了陈旧的书，那些书上是关于兵器与战阵的资料。

这几日，除了晚上睡觉以及和无忧一起用膳外，她将全部精力都用在了这上头。听说北朝边关大捷，南朝在玉上国的大军也在还朝的路上，这一年南北朝各自平定边关，如今两朝边关已定，估计不久就要相互开战了。南朝大军的数量虽与北朝相当，但有一半以上是新兵或降兵，如果没有优良的装备和武器，即便谋略过人，打起仗来，也十分吃亏。而这个年代的装备和兵器，无非就是盔甲、战马、矛、盾、弓、弩、剑……单独的某一样，不是攻就是防，却没有一样能将攻防结合为一体。

她兀自凝思，全然不觉外面天色已黑。直到笔下的图成型，她才终于呼出一口气。放下笔，守在门口的宫女连忙进屋道：“娘娘，晚膳已经热了四回了，您快去膳厅用膳吧。”

漫天一愣，看了眼暗黑的夜色，这才发现她不知不觉在这里坐了好几个时辰。她扭头道：“这么晚了，皇上还没过来吗？”

宫女忙道：“回娘娘的话，刚才祥公公过来传话，说皇上今晚有事，不过来了。皇上让娘娘自己用膳，不用等他。”

漫天微怔，他们说好的，无论多忙，晚膳一定要一起用。她皱了皱眉，问道：“可还说别的了？”

宫女摇头。漫天拿起桌上的绘图，走到膳厅，见饭菜又有些凉了，对宫女吩咐道：“再热一遍，热好了送去龙霄宫。”既然他有事不能过来，那她过去好了。

宫女抬头“啊”了一声，几个宫女相互望了一眼，眼中竟有担忧和闪烁。

漫天眉头一蹙，凝眸问道：“怎么了？”

宫女们面面相觑，都不做声。

漫天心知有事，不禁沉声道：“你们有事瞒着本宫？”

宫女惊惶地跪下道：“奴婢不敢……”

“快说！”漫天低眸睨着她们，面色一沉，语气冰冷。

宫女们见她动了怒，心里害怕，但仍旧低着头犹豫着不敢开口，一名年纪较小的宫女忍不住才说道：“宫里来了一位桑小姐，住进了漪澜殿。听说这位桑小姐年轻貌美，唱歌唱得可好了……”

“萱儿！别胡说！”年长些跪在最前面的宫女面色一变，忙斥了一声，道，“桑小姐再美也不及咱们娘娘的万分之一，娘娘天人之姿，哪里是一般女子可比？娘娘，奴婢……奴婢听祥公公说，今天新军发生暴乱……”

宫女本是想转移她的注意力，但这消息着实令漫天大吃一惊，连忙问道：“是因为流言吗？”竟已经激烈到这种地步了？

宫女犹豫着点了点头，小心翼翼道：“新兵不服从管制，说向统领是娘娘您的人！”

漫天目光一凝，“那桑小姐是新兵暴乱之后被召进宫的？”

宫女再度点头，漫天心沉如水，新军暴乱，他不去想办法平乱反而召了桑鸯进宫，是什么意思？

“桑小姐现在何处？龙霄宫吗？”她拧眉问道。

另一名宫女忧心道：“是的，娘娘，听说今晚，就是她陪皇上用的膳。娘娘……你快想想办法吧！现在宫里私下里都在传，说……说娘娘很快就要被打入冷宫，说桑小姐会当皇后……”

“快住口，别瞎说！”年长的宫女慌忙阻止了那嘴上没个遮拦的宫女，并回头狠狠瞪了一眼，忙道，“娘娘，您别听她们瞎说，皇上对娘娘的宠爱宫里上上下下谁不知道啊？就算桑小姐真的进了宫，在皇上的心里面，也还是只有娘娘您一个。娘娘，您先用膳吧，别饿坏了身子。”

漫天攥紧了手中的东西，尖利的指甲刺透那白色的宣纸，钉在自己的肌肤上。她扫了一眼桌上的饭菜，望着他平常坐的位置，面色异常平静，平静得让人感到不安。

宫女们担忧地望着她，过了许久，漫天才淡淡道：“都撤了吧。”

“娘娘您……”

“撤了。”她重复，声音冷冰冰的，“你们都退下。”

冬日阴冷的风拍打着雕花窗格，呼扇着凉白的窗纸，不曾合紧的窗子“吱呀”一声被掀开，冷风透窗直入，掀动她一头银丝如雪飞扬。

朝臣相逼，军心动荡……到底是什么人暗中做手脚，利用她的白发大做文章？目的又是什么，仅仅是为了要把她打入冷宫吗？怕是没那么简单！无忧能召桑鸯进宫，这事肯定跟桑丞相脱不了干系，只是那桑丞相在江南的根基太深，满朝文武几乎有一半是他的门生，所谓“牵一发而动全身”，要想拔除他，不是件容易的事，除非拿到他犯下大罪的证据！

她想了想，转身看了眼外面暗黑的天空，快步走了出去。

漫香殿离龙霄宫不远，她只用了一刻钟就到了龙霄宫门外，远远地便听到里面传来丝竹

之声，伴随着女子的歌声，那歌喉仿佛百灵般婉转清灵，极为悦耳动听。她心头一沉，还没进门，就被门口的侍卫恭敬有礼地拦下，道：“请娘娘稍等片刻，容卑职先向皇上禀报。”

漫天心间一凉，望着前方灯火辉煌的宫殿，直觉地阻止道：“不必了！本宫只是路过而已，过来看看，就不进去了。”

她这样说着，心中一片悲凉，从什么时候起，她来这里也需要提前通禀了？

黑夜里的灯火格外耀眼，空中圆月皎洁，将宫殿外的树木投在地上的阴影拉得很长。这宫中已然熟悉的一切，在她心里忽然变得有些陌生。

出门之时忘了披上外袍，此刻冷风直灌，她只觉浑身发冷，连心也一起冰凉，就如同她脚下青白的地砖。她仰起头，深深吸了一口气，寒冷的空气直入肺腑。她凉凉地笑了笑，喃喃道：“真冷！”没有了那一双温暖的手扶着她，这日子冷得就像是结了冰。

她又望了一眼那座宫殿，想了想，最终还是缓缓地转过身，默默地离开。从哪里来的，就回哪里去。

“为什么不进去？”刚离开龙霄宫，一直远远注视着她的萧煞出现在她面前。他以为她会进去，因为她这样骄傲的女子，一旦确定了自己想要什么，便不会容许有人破坏。

漫天顿住脚步，进去做什么？他说让她相信他，她就该相信他！如果经历了那么多波折，他还不值得她信任，那她留在他身边又有什么意义？人生已经很可悲了，她却还想给自己一个机会。

她抬着下巴，目光望向遥远而黑暗的天际，淡淡笑道：“他这么做，自有他的道理。”说罢也不理会愣怔的萧煞，径直离去，凉白的月光倾洒在她单薄的背影上，让人看了不禁心疼。

清风殿外，梅林之中，她叫人取来琴，独坐于亭台。遣退了所有人，整个漫香殿，她孤身一人，冷月相伴。

琴弦拨动，寂寥的音符如叮咚的清泉自苍白的指尖流淌而出，带着她此刻惶然不定的心情，萦绕在这寂静深宫的夜里，沾染上夜的萧瑟凄凉。对面清风殿里一抹昏黄的灯光烛影在风中摇曳，照不亮外面的漆黑。

她忽然想，当年的云贵妃看着临天皇娶了傅鸾，她的心情是何等的悲哀沉痛？在傅鸾盛宠的那些日子里，她是如何熬过一个又一个令人绝望的漫漫长夜？若是这个世界的女子也就罢了，从小被灌输男人三妻四妾乃天经地义之事，那样至少容易接受一些。而可悲的是，云贵妃与她一样，从那个男女平等一夫一妻制的社会而来，在她们的思想之中，爱情就应该是一心一意，容不得第三人插足。

“无忧，但愿你不要让他们悲剧在我们身上重演！”

一夜无眠，她静静地坐在梅林之中，望着天，思索着，没有血乌，有什么法子可以遏制住她白发妖孽的流言，尽快平息这一场有心人恶意掀起的朝堂与军队的暴乱？

东方发白，她抬手揉一揉阵阵发紧的太阳穴。

这时，从林子外走来一个人，她转眼看去，竟是萧可。不似平常那般一见她便来挽着她的手臂，而是低着头慢慢朝她走过来，面色少有的凝重，眼眶微红。

漫天奇怪地问道：“可儿，你怎么了？”

“公主姐姐！”萧可轻轻叫了她一声，咬着嘴唇，目光有些躲闪，似在犹豫着什么，她垂下头，声音极轻道，“公主姐姐，皇上他……”

提到宗政无忧，漫天心头一跳，皱眉道：“他怎么了？”她的声音不觉中已带了些许颤意。

萧可抬头看着她，嘴唇动了动，欲言又止。

漫天失了镇定，急道：“到底什么事？快说呀！”

萧可道：“公主姐姐……您自己去龙霄宫看吧。”

天空灰蒙蒙的，像是被罩上了一层浓雾。宫道两旁的树木挂着清冷的露珠，在女子经过之时，那露珠恰好迎风晃了一晃，滴落下来，打在她清冷的眼角，像极了心头那无法流出的眼泪。而她对那如冰一般的温度毫无所觉，连抬手拭一下都不曾。

龙霄宫在望，走到门口，这一次竟然没人阻拦，她径直入内。看到寝宫门窗紧闭，她忽然犹豫，感觉自己的身子在轻轻颤抖，原来她还是会害怕吗？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顿住脚步，周围静悄悄的，除了她自己抑郁且沉重的心跳，再也听不到其他的声音。

在门口静静地站了一会儿，内心激烈斗争中，她终于鼓起勇气，推开华美厚重的雕花木门，映入眼帘的是满地的凌乱不堪，仿佛发生过一场惨烈的搏斗。

冷风呼呼灌入，床上明黄色的床幔在风中摇摆，掀起的波澜，晃得人眼睛生疼。

她紧皱眉头，望了一眼床前地上散落的那再熟悉不过的衣物，那上面竟有血迹。她目光一震，再没多想，快步来到床前，一把掀起床幔，床上竟空无一人。明黄的锦被被掀卷在床角，白色的床单不似往日的平整，皱巴巴的全是褶子，仿佛每一寸都被人用手狠狠撕扯过似的。床头枕边，竟也有大片的血迹，让人触目惊心。

“来人，来人！”她惊得转头大叫，心慌不已。

宫外的太监闻声立刻进了屋，小心地问道：“娘娘有何吩咐？”

漫天指着那些血迹问道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那太监探头看了一眼，脸色大变，忙跪下磕头道：“奴才不知，奴才该死！昨夜皇上将这宫里的奴才都遣出去了，让奴才们不得吩咐都不准进来。”

漫天一怔，扫视整间屋子，发现地上有一个被摔成两瓣的瓷碗，碗中还有少许的褐色药汁，已然凝固。她弯腰捡了起来，眼角瞥见门外似是想进又不敢进来的萧可，沉声叫道：“可儿，你进来！”

萧可见被她发现了，这才慢慢挪步进来，低着头，目光瑟瑟。

漫天眼神犀利，紧紧盯着她，问道：“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这碗里装过什么东西？你若不说，以后就别再跟着我！”

萧可一惊抬头，从来没见过她这样冷厉决绝的表情，慌忙道：“我说我说，是，是……是逆雪……”

漫天手中的半边瓷碗在听到“逆雪”二字时，咣的一声掉在地上。那带着几分尖锐的声音在这间屋子里回荡，仿佛要刺破耳膜。萧可身子一颤，立刻哭道：“公主姐姐，对不起，